

# 停妻逃婚老少配

## 魯迅許廣平閨房艷聞

● 鄧慈蔭

### 文學伴侶師生戀愛

魯迅和許廣平是文學伴侶，老夫少妻，「茶與同情」式的師生戀。加之魯迅停妻再娶（原配為父母之命，尚在世奉養魯迅之母，住北平。）在當時風氣尚不十分開明之際，這樁婚姻原不被人看好，然而他們卻過了一段十分甜蜜的生活，直到魯迅過世為止。

魯迅和許廣平家世背景迥異，魯迅出身浙江紹興一個封建地主家庭，而許廣平則生在廣東書香世家之家，而兩人相遇竟能迸出愛的火花，只能說是「緣分」。

### 許廣平拒婚逃天津

許廣平於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二日生於廣州，原籍廣東番禺。她的祖父做過浙江巡撫，叔父做過廣東省財政廳長，外祖父在澳門經商，頗有資產。她自幼是個富貴之家的大家小姐，不過那個時候重男輕女，她出生後不

大受父母重視，據說她出生後，還沒哭喊第一聲，先在她母親身上撒了泡尿，由此被母親判為剋星，禳解的方法是把她送給別人做養女。母親還要她穿耳、纏足，幸而父親開明，阻止了這些想法。稍大些，還讓她讀書，不過因她是個女孩，沒教她說官話（國語），說她將來只能做個鄉下人，後來果然把她許給一個姓馬的鄉下人做兒媳婦。可是十來歲的她聞訊十分憤怒，把馬家的聘禮扔到門外。為了反抗這樁包辦婚姻，十九歲的許廣平自廣州離家出走，遠赴天津女師求學，在校投入學生運動，加入天津愛國同志會，主編「醒世周刊」。她思想敏銳，文筆流暢，在周刊發表了一篇「富貴不足為榮說」的文章，引起很大的回響。

### 轉學北京結識魯迅

一九二一年，為了拓展視野，她轉學考入北京女師，在那裡認識了「辣手著文章」的老師魯迅，當時魯迅年屆不惑，而許廣平

還是花樣年華。不過，魯迅文名卓著，名揚遐邇。加之，兩人皆有不如意的婚姻，都有意擺脫枷鎖，向世俗抗議，於是一拍即合，演出「茶與同情」，共賦同居，不久攜手轉赴上海，在上海過了十年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生活。

### 百般遷就支持夫婿

魯迅和許廣平於一九二七年秋天由北平到廣州，住鴻安旅店，九月廿七日在廣州踏上古公司的輪船「山東號」，於十月三日到達上海，住愛多亞路三洋涇橋東首長耕里六八九號的共和旅館，兩人住在二樓一個大約廿平方公尺的房間。他們把行李隨便一放，就到北新書局訪友，順便拿了些期刊。返回旅館時，孫伏園等人來訪，談了一會就走了，房間裡只剩魯、許兩人，魯迅點了一支煙，吸了一口，握住許廣平的玉手說：「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

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覺得更有自信，不必把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

「那怎麼樣呢？」  
「我可以愛！」

第二天，周建人、孫伏園、孫春台、林語堂陪魯迅和許廣平一起去拍照，這張六人合照，就是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婚照。

十月五日李小峰為魯迅和許廣平接風，在座的有郁達夫、王映霞、潘梓年、許欽文、孫伏園、孫春台、周建人等。第二天上午，郁達夫和王映霞又去看魯迅。魯迅穿了一件舊的灰色長袍，正在和許廣平說話，見有人來，魯迅立刻起身，和郁達夫熱情地打招呼。郁達夫向魯迅介紹王映霞，「這是密司王。」

魯迅伸出手和王映霞親切地握手，並把許廣平拉過來，說：「這是密司許。」

接著，大家就坐下來聊天，後來，陶元慶和許欽文來了，一談談到中午，郁達夫提出請魯迅吃飯。於是，一行人同去六合飯館。

飯後，服務員端上咖啡，每人一杯。當許廣平接過杯子時，魯迅朝她看了一眼，說：「密司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生果吧。」語氣是熱情的，語言卻是告誡性質的，充滿了柔情。許廣平果然很聽話地放下咖啡杯，吃起了生果。在座的王映霞第一次見到魯迅這樣對待許廣平，有點好奇，但後來見多了，也就習以為常了。

魯迅和許廣平原未打算在上海長住，但他的三弟周建人認為長住旅店不是辦法，幫他們在商務印書館附近的景雲里找到一間空房，要他們搬去住。當時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的周建人還告訴他說，茅盾、葉紹鈞也住在附近，魯迅聽了很高興，就於十月八日搬進了景雲里二十三號。

這是第二排的最後一幢房子。樓下是會客室，前樓一大間是臥室兼書房，一張黑色的半新不舊的中號鐵床，安放在東南角上，床上掛著帳子和帳沿。這白色十字布繡花的帳沿，是許廣平的手藝。其它除了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外，就沒什麼家具了。

有了女人照顧，魯迅不再是鬍子邋遢，長髮豎立，收拾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魯迅幾次問人道：「現在換衣服也不曉得向什麼地方拿了。」看似感嘆，其實心中充滿了幸福。

魯迅到上海後，不再教書，專心在創作上。為了不浪費魯迅有限的不固定收入，許廣平精打細算：棉鞋，是她自己做的；毛衣，是她自己織的；衣服，是她自己縫的；用品，是她自己到便宜店鋪和減價的地方買來的。

### 魯迅討厭換穿新衣

有一次，許廣平看見魯迅穿的一件藍布夾襖破了，她立刻抽空去買了一塊藍色的毛葛衣料回來，抓緊時間做了一件夾襖。這天

，許廣平縫完最後一針，打了個結，咬斷了絲線，站起來，把夾襖抖了抖，這才發現天色已晚，該是掌燈時分了。她拿著新做好的衣服，興沖沖地跑到魯迅身邊，想讓他大吃一驚。誰知，魯迅正聚精會神地專心寫作，根本沒聽到許廣平的脚步聲，也沒覺察到妻子來到身邊。

許廣平走上前去，雙手輕輕地搭在丈夫的肩上，說：「休息一會兒吧，別太累了。」

「不累。」

沉浸在完工喜悅中的許廣平根本沒注意魯迅話語有些生硬，繼續說道：「哎，你來試試這件新衣服。」

「不要穿，我最討厭穿新衣服了。」

許廣平這時才仔細觀察到丈夫的神情不對頭，看他筆是放下了，卻滿臉的不高興。許廣平一下悶住了，一腔的歡喜早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感覺透不過來的難受。

平時，魯迅總要寫到後半夜才上床睡覺。這天，他見許廣平躺下了，就走過去，拍拍她的臉，「還在生氣啊？」

「沒有。」

「沒有生氣是假的。」

「我很抱歉，打斷了你的思路。」

「你還不習慣我，寫開東西的時候，什麼旁的事情是顧不到的，這時最好不要理我，甚至吃飯也是多餘的。」

「那我以後就不理你，一直不理你好了。」

。」

「哎呀，那可不行，要在特定的情況下不理我，懂嗎？」

「不懂。」許廣平故意那麼說。

「那我走了？」

「不，別走。」許廣平拉住了他。

「我陪你抽支煙好嗎？」

「好。」

魯迅點燃了一支煙，靠在枕頭上，繼續剛才的話頭，「特別是寫小說，是不能夠休息的，過了一夜，那個創造的人脾氣也許會兩樣，寫出來就不像預料的一樣，甚至會相反的了。」

「是嗎？」許廣平沒寫過小說，當然沒有這種體會，所以聽了很好奇。

「以後你也寫小說，就會有體會了。寫文章的人，生活是無法調整的，我真佩服外國作家的定出時間來，到時候了，立刻停筆做別的事，我卻沒有這本領。」

「如果你和人家一樣，就不叫魯迅了。」

魯迅翻了個身，隨著他姿勢的改變，他們的話題也改變了。

「哎，你知道我為什麼不愛穿新衣服？」

魯迅問。

「為什麼？」

「我小時候大人給我穿上新衣服後，就不准我碰這個，動那個，簡直就像上刑法，難受極了。」

「那這件新夾襖怎麼辦？」

「讓我想想。」

許廣平白天太累，這會兒迷迷糊糊快睡著了，魯迅吸了幾口煙，說：「送人，好嗎？」

魯迅等了半天，沒聽到回答，低頭看看，發現妻子已經睡著了。他把被子塞塞好，輕輕地下床，走到桌邊，拿起筆，又回頭看看，把台燈往下按了一下，免得有光照到床上，影響她的睡眠，然後又開始工作了，直到東方發白。

### 怕魚多刺偏愛辣椒

古人有句成語：「囚首垢面而讀詩書」，許廣平覺得拿這句話送給魯迅最恰當了。不過，這不是他故意如此，而是他做事專注，懶得管外在事物。

許廣平做姑娘時，生活還比較有規律，晨起夜寐，一日三餐。與魯迅共同生活後，起先，她非常不習慣。早上她起床了，魯迅還在呼呼睡大覺，等到吃午飯了，魯迅想喚他吃午飯，見他已開始專心工作，又不敢打擾他，結果，一直到晚上才吃。到深夜裡，許廣平疲倦得兩眼直打架，魯迅卻是創作欲望最強的時候。常言道：人是鐵，飯是鋼。像魯迅這樣，晝夜顛倒，再不好好吃飯，長期下去，身體難免會垮掉。因此，許廣平特別關心魯迅的飲食。

晚飯是魯迅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頓，許廣

平一邊吃，一邊給魯迅夾菜，「快吃吧。」

「我自己來，自由些。」

「行。」

魯迅吃了一口剩菜，就不再碰那個菜了，筷子掠過紅燒魚，直指一碟小辣椒，一口飯，一口辣椒，吃得好香。

許廣平看了，心裡有點納悶，這剩菜嘛，熱了又熱，早已失去了原來的味道，不喜歡吃，倒也情有可原。那紅燒魚是今天剛燒好，非常新鮮的，他怎麼也不吃。抬頭看看魯迅正起勁地吃著辣椒，那吃相真像個頑童，不覺笑出了聲。

魯迅停止了嚼動，問：「你怎麼了？一會兒看著我，一會兒又笑？」

「我笑你死命地吃辣椒，新鮮的魚卻不吃？」

「魚嘛，細骨頭太多，懶得吃。」

「原來大作家是個大懶蟲啊。那好吧，為了保證大作家的營養，我決定今後把刺全消滅光了，再端到桌上來。」

「哎喲，你別為我忙了。」

「此事先按下不說，你為啥這麼喜歡吃辣椒？」

「說來話長啊。」

說話間，魯迅已吃好了飯，點了一支煙，往躺椅上一躺，就說開了。

「年輕的時候，我去南京讀書，到了那兒，已經把母親給我的八元錢用完。轉眼冬天到了，沒錢買棉衣，凍得沒法，就吃辣椒

來取暖，一吃就吃上了癮，成了嗜好。」  
「原來是這樣。但是多吃辣椒，會刺激胃的。」

「我的胃是不太好。」

「那以後就少吃點，我給你弄點別的菜，例如火腿什麼的。」

「那太好了，我最喜歡吃火腿。」

「明天就買給你吃！」

許廣平說著，收拾了碗筷走出去了，魯迅望著妻子的背影，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

從姑娘到少婦，從學校到社會，這是女人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

### 許想覓職老公發悶

建立了小家庭，照顧丈夫的飲食起居，這是許廣平願意做的事，但她更嚮往火熱的社會鬥爭生活，想當個職業婦女。一方面是為了使自己的生生活過得充滿活力，另一方面她不想依賴丈夫，她要爭取經濟上的獨立，因為許廣平是個骨子裡非常自尊、自強、自立、自愛的婦女。

許廣平以前當過老師，很想回到教育界，重操舊業，但苦於無人介紹。正巧，許壽裳來了。許在南京和北京任教，只要到上海來，他必定去看望魯迅和許廣平，他們一個是他的老朋友，一個是他的學生。他聽了許廣平的請求後，也沒問她魯迅是否知道此事，立刻為她在教育界找了份工作。

這天，許廣平吃過午飯，上樓去看看魯迅起床了沒有？走進房間，見他正準備穿衣服，便說：「等等，今天該換襯衣了，衣服在這兒，看到嗎？」

「看到了，不想換？」

許廣平見他懶洋洋的，忙問：「怎麼了？不舒服？」

「是的，不舒服。」魯迅慢吞吞地說。

「哪兒不舒服？快告訴我。」許廣平一聽挺著急。

「心裡。」

「心裡？」

魯迅見妻子一臉的關切，有些不忍，嘆了口氣，說：「你在託許先生找事？」

許廣平點點頭。

「找到了嗎？」

「已經有眉目了。」

「你真的想去？」

「想……有點想……」許廣平說話支支唔唔的，一改平日的爽快作風。她不是故意不和魯迅商量的，而是想魯迅肯定會同意的，因為他一直講要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嘛。沒想到，他很在意她是否出去工作。所以，她一下子拿不定主意。

魯迅沉默著，許廣平腦子裡像開了鍋似的，但表面上卻很自然地幫魯迅穿衣服。魯迅穿好衣服，走到寫字台前坐下，順手點了一支煙，隨著煙圈，緩緩地吐出了一句話，這句話讓許廣平震動，又使她感動，也有些

羞愧。

那麼，魯迅究竟說了怎麼樣的一句話呢？他說：「這樣，我的生活又要改變了，又要恢復到以前一個人幹的生活中去了。」

是啊，她不能讓他再回到從前那種孤單、寂寞的生活中去了。魯迅不能缺少她的支持和助力。協同魯迅工作，也是她服務於社會的一種方式。

許廣平在家中的身分是身兼數職，既是魯迅的妻子，又是他的秘書，還是他的學生。

許廣平像每一個溫柔的妻子一樣，無微不至地照顧、體貼魯迅，當起秘書來，也是非常盡職的。她替魯迅買參考書籍，查找有關材料。魯迅的每一種譯著出版，總是與許廣平共同校對；許廣平主要校正錯字，魯迅主要校正編排格式。魯迅的文章寫成後，許廣平往往是第一個熱忱的讀者。對於許廣平提出的修改意見，魯迅總是虛心採納，絕不孤行己意。為魯迅抄稿件時，許廣平極為仔細認真。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魯迅開始教許廣平讀日文，他自己編教材，也用日本人編的教本，共教了五個多月。其實魯迅教她讀日文是有多種含義的，他知道自己比許廣平大十幾歲，身體又有病，將來非常可能先走一步。那誰來照料許廣平呢？即使留有錢財，也不會很多，最多的就是書。他要乘著有精力的時候，讓她學會幾門外語，作謀生之道，

等他百年以後，許廣平可以去租個亭子間，看他的外文書，搞些翻譯工作，無需去求助任何人。

可惜，許廣平並無法理解丈夫的苦衷。當她明白時，感到很難過。她在《魯迅回憶錄》裡說：

「死」這個字眼是一一般人很忌諱的東西，為什麼我們就這樣過早地來想到它呢？因此，在學習當時，我就未能體會其心情，沒有好好學習日文。這是我向魯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反而只是誠懇懇懇地教書。這不中用的學生，真可憐見，我辜負了他，沒有在日文上好好鑽研，繼續。由於自己的偏見，妄自決定藉口家務而廢除努力溫習，魯迅口雖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懶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為之難受的。這就是我未學完這一課程的不了了之的可惡態度。

### 上海產子備嘗辛苦

一九二九年五月，魯迅要去北平探望母親，許廣平因懷有身孕，行動不便，只好由他一人去了。魯迅在上火車的前一晚，破例早早上床，窗外雨聲淅瀝，屋內竊竊私語，千叮嚀萬叮嚀。「此行大約一個多月罷，你可一定要保養自己，吃好睡好，萬萬不可大意。」另一個囑咐：「路上要小心。你北平朋友多，請客吃飯，在所難免，酒要少喝，母親多年不見了，替我請安，多同她老人家談談我們的情況。」

第二天，魯迅由周建人、柔石送到車站，許廣平只送到門口。這是個雨後的晴天，陽光普照，可是孤單一人的她坐在屋裡，立刻，她感到了他的氣息，聞到了他的煙味。

她一邊看《小彼得》，一邊剝瓜子吃，看似悠閑，實質有點傷感，但她忍住了，臉上沒有出現「四條胡同」（魯迅與許廣平的戲語，指流眼淚鼻涕）。一宿幾乎沒睡，這會兒有點睏了，上床睡吧。醒來十點多，吃了一碗冰糖稀飯，看看報紙，又睡。醒來十二點。這回可不敢再睡了，怕晚上睡不著。於是去外面逛逛，買些香蕉、枇杷回來。

### 小白象配上小刺蝟

吃也吃過，睡也睡過，逛也逛過，該給他寫信了。

「小白象：」她寫著。  
今天是你頭一天自從我們同住後離別的第一次，現時是下午六點半，查查鐵路行車時刻表，你已經從浦口動身開車了半小時了，想你一個人在車上，一本本文法書不能整天捧在手裡，放開的時候，就會空想，想些什麼呢？複雜之中，首先必以為小刺蝟在那塊不曉得怎樣過著……

許廣平自稱「小刺蝟」，其中自有典故。當年，魯迅在北京時，買過一個石刻的刺蝟，用來鎮紙。不知他倆在熱戀中是否互相起了有特殊意義的愛稱，反正正在他們離別的二十二天中，通了二十一封信，互稱：「小

白象」——「小刺蝟」；或是「姑哥」——「乖姑」。忽然，有一天，魯迅給許廣平的信上，多了一個「小蓮蓬」的稱呼。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次，許廣平收到魯迅的信，信封裡有兩張信紙，上面都有畫，一張畫的是：一枝淡紅色的枇杷，枝葉間結有三個果實，兩大一小。旁邊有一首詩：「無憂扇底墜金丸，一味瓊瑤沁齒寒。黃珍似梅甜似橘，北人曾作荔枝看。」

另一張上畫的是兩個蓮蓬，一高一矮，充滿子實。旁邊也有詩一首：「並頭曾憶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箇中懷自解，西湖風月味還多。」

許廣平收到這封信後，早也看，晚也看，橫也看，豎也看，睡在被子里還在看，她很想從中找出些什麼，好似清楚，又好似含糊。許廣平在給魯迅的信中時常說去買枇杷吃，因此，許廣平說：「所以小白象首先選了那個花樣，算是等於送枇杷給我吃的意思一般。」對第二張畫，許廣平這樣理解，「那兩個蓮蓬，附著的那幾句，甚好，我也讀熟了，我定你是小蓮蓬，因為你矮些，乖乖蓮蓬！」還說：「你是十分精細的，你這兩張紙不是隨手撿起來就用的。」

魯迅讀了這封信很高興，知他者，景宋也！他立刻在那張「小刺蝟」以前經常坐的桌子前，鋪紙寫道：「確也有一點意思的，大略如你所推測。蓮蓬中有蓮子，尤是我所

以取用的原因。」最後又寫，「此刻小刺蝟小蓮蓬小蓮子不知是睡著還是醒著。計此信到時，我在這裡距啓行之日也已不遠了。這是使我高興的。但我仍然靜心保養，並不焦躁，小刺蝟千萬放心，並且也自保重為要。」

小蓮子象徵胎兒，小蓮子長在蓮蓬的肚裡，如果再有一條鯉魚游來，豈不是一幅美妙的民間年畫：鯉魚戲蓮圖嗎？寓意著夫妻歡樂、幸福的生活。

終於，魯迅攜帶了一些書和許廣平產後要吃的小米，回上海了。許廣平張開雙臂迎接「小白象」，拿出好些編織的小衣服給他看。兩人沉浸在幸福之中，靜靜地等待「小蓮子」的出世。

一九二九年九月廿五日，許廣平已意識到嬰兒要出世了；馬上住進醫院，可是許廣平直到廿七日，才在萬分艱難中生下嬰兒，是個男嬰「因為是在上海生的，是個嬰兒，就叫他海嬰。這個名字讀起來頗悅耳，字也通俗，但卻絕不會雷同。譯成外國名字也簡便，而且古時候的男人也有用嬰字的。」家中添了丁，歡樂開懷，從此兩人世界變成了三口之家。

### 受盡苦刑始終不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揭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第二天，在上海的日軍逮捕了許廣平。關押進四川路的日本憲

兵隊，又轉入令人聞之喪膽的汪偽魔窟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

日本人逮捕許廣平，只因她是魯迅夫人，魯迅是文化界的名人，日本人想從她的口中找出留滬抗日的文化人，將其一網打盡，敵人機關算盡，終究是竹籃打水。在獄中他們先用欺、嚇、哄、詐、騙、脫衣凌辱等手段，被許廣平識破；後改用打罵、罰餓、拷打以至電刑等酷刑。許廣平面對敵人的淫威，她橫眉冷對，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用智慧、鬥志和驚人的毅力與敵人周旋、據理力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敵人找不到真憑實據，不得不在關押了七十六天後，讓內山書店把她保釋了。

以前一直有人認為魯迅是「太陽」，許廣平是「月亮」，「月亮」是借助於「太陽」的光輝而顯示自己的。這種比喻是不科學、不嚴肅的。如果說許廣平與魯迅相濡以沫的十年間，她是作為魯迅的助手而成為聞人的話，那麼在魯迅逝世後，她完全是一個獨立鬥士。她有自己「獨特的道路，獨特的經歷，獨特的事業，獨特的貢獻」。她的被捕遭難，在獄中表現出她的崇高的品格和氣節。抗戰期間，她參加的戰鬥團體，幾乎包羅了政治、文化、群眾、婦女各個領域。諸如「抗日救國後援會」、「復社」、「讀書會」、「聚餐會」、「地下國民會議」，等等……

在和魯迅共同生活時，許廣平除了下廚

、帶孩子，做繁重的家務外，還得為魯迅的創作搜集準備資料、謄抄、校對文稿、接待應付各種訪客……以至糊信封、跑郵局等瑣事。許廣平是魯迅的保護神。魯迅上街，許廣平都得尾後跟著，遠近不離。魯迅有點小脾氣的，作為夫人、學生雙重身分的許廣平，與先生合作要至善至美，還要講究點藝術。這一切許廣平沒有怨言。她說：「為了愛，我才這樣行。」令許廣平感到最大的欣慰是：魯迅卅年的創作生涯，最後十年的業績超過前廿年！

魯迅的逝世，對許廣平精神上的打擊、經濟上的壓力是難以想像的。加之，局勢的險惡、物價的飛漲，不堪負荷的精神、經濟的重軛並沒有把許廣平壓倒。她與魯迅一樣，有一副堅強脊梁。當時，她與海嬰孤兒寡母，斷絕了經濟來源，僅靠書店每月支付的一點版稅度日，還要贍養在北平的魯母和魯迅的原配朱安女士。儘管拮据到靠借貸餬口，許廣平對在北平的家屬從未斷過給養。在致魯母的信中說：「你老人家千萬不可太省錢，媳婦如同兒子一樣看待，要錢用就託人寫幾個字通知一聲，即寄上。」她不僅關心老人的衣食住行，連老人想看的書，她都悉心搜羅，盡了孝道。

### 保護手稿一急而死

許廣平收藏保存了魯迅的大量遺物，其價值是無可計量的，中共建政以後，她全部

捐了出來。一九五〇年代，魯迅全集出版，樣書送到，她列單送給周圍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左誦芬讀者，不知何許人，工作人員細問，方知許廣平與她也不熟，只聽說她從前訂一套一九三八年版的《魯迅全集》沒收到，現在補她一套了卻心願。除正常的政務外，許廣平還要處理大量的魯迅研究者、讀者的信和稿件。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她都盡可能予以解答。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許廣平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她是怎樣去世的呢？原來是中共文化大革命啓動後，許廣平憂慮魯迅書信手稿的安全。為防萬一，她向中共文化部報告，要把存在魯迅博物館的魯迅手稿調到文化部檔案室保管，一九六六年六月卅日，通過中共北京市委、市文化局的批准，遂將一〇五四封魯迅書信手稿和《答徐懋庸并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手稿轉移到文化部檔案室妥藏。一九六八年一月，「魯迅博物館」負責文物保管的葉淑穗等獲知戚本禹私自從文化部取走全部魯迅書信手稿，心裡惴惴不安。三月二日，葉淑穗從街上大字報中得知昨日紅得發紫的戚本禹，今日已銀鐐入獄了。叫她痛心的是不知戚本禹竊走的那批魯迅手稿落入何處。當時館裡的領導已「靠邊站了」，魯迅手稿卻不知去向，這些是許廣平的命根子，她急得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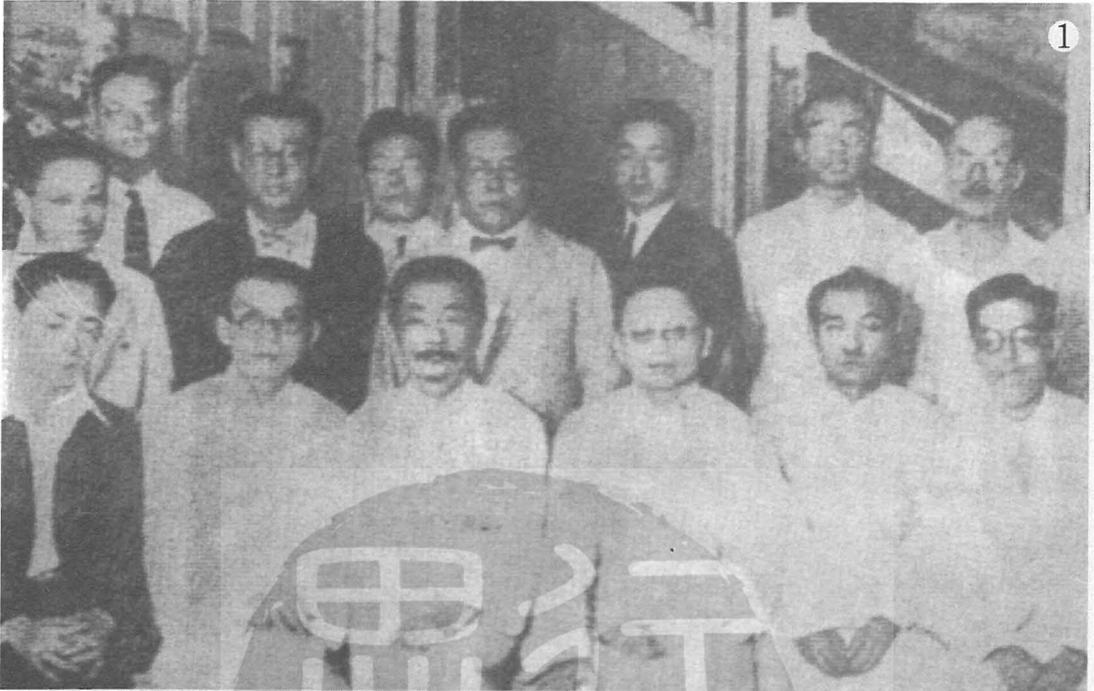
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許廣平寫信給中共黨中央，要求找出被戚本禹偷走的魯迅書

信手稿，在說著話的時候，不禁悲從中來，情緒激動，聲音變得沙啞，心臟疾病發作，雖趕忙吞了兩片硝酸甘油，仍不見好轉，急送往北京醫院，卻被拒於門口，等到找到周

恩來說情，辦好手續，已回天乏術了。事後，江青還假惺惺的說：「我們對她沒有保護好！」保護是假，凶手是真！不過，對魯迅而言，她卻是真正的「士為知己者」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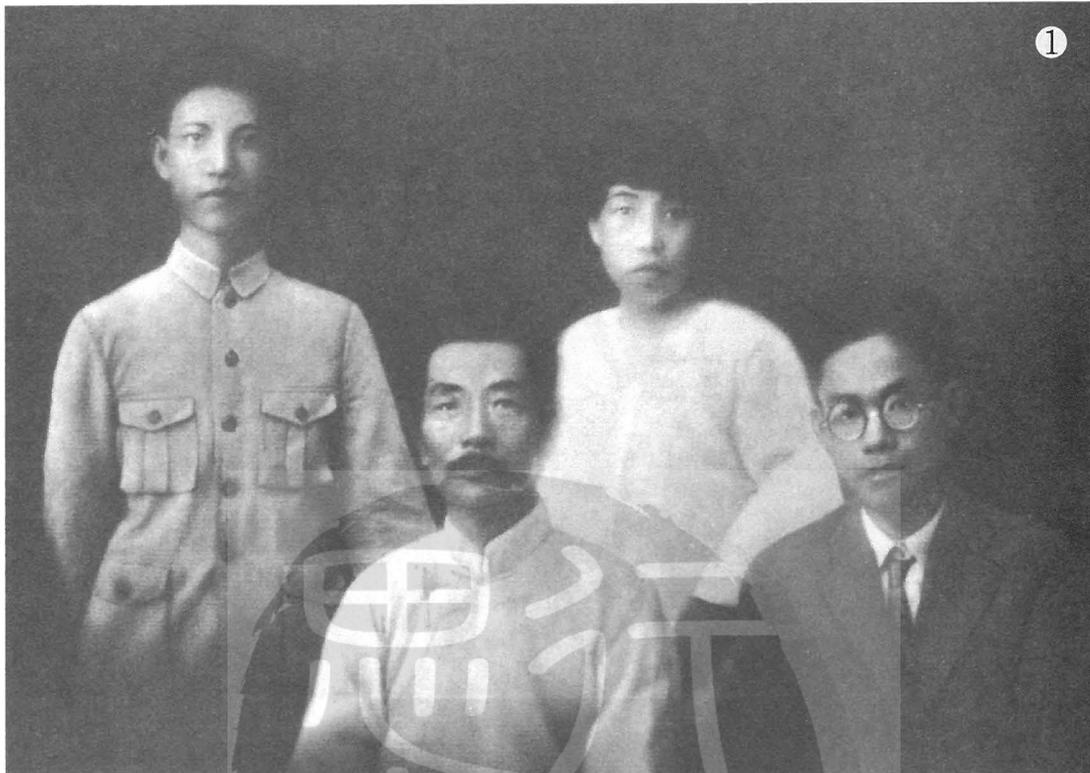


魯迅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景雲里寓所留影。



①魯迅（前排左三）一九三〇年在上海與郁達夫（前排左二）合影。  
②魯迅一九三〇年在上海留影。

①



②



①魯迅（前左）偕許廣平（後右）一九二七年與友人在廣州合影。  
②魯迅（左）許廣平（中）與友人在廣州合影。

鄧慈蔭：「魯迅許廣平閨房艷聞」插圖（文見二十二頁）



魯迅（左）五十三歲時偕夫人許廣平（右）與兒子（中）在上海合影。